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矢陳也禹成厥功陳其成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大禹皋陶謨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益稷凡三篇

疏皋陶至益稷　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經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先發其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經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二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兩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　傳矢陳也　正義曰矢陳釋詁文　傳陳其

成功▲正義曰此是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矣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府乃功文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　謨謀

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稱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巳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巳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征所伐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疏 曰若至于帝 ●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可備

傳順考至之 ▲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

也傳言其至于舜○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疏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到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顧善以輔己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慰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敬疾至修德　正義曰許愼說文云敬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愼於事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擧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帝者承上爲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寧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以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士任則天下安　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

曰舜稱堯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為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疏 益曰至下君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天●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内爲天下之君

傳益因至禍亂 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

傳眷視至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稱言文命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欲使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法謂秉法守度言有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

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

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

戒慎無怠惟荒廢則四夷歸往之

疏禹曰至來王益言謀及世事●正義曰禹因言人順道則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

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誡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誡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懼
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
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
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
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
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 傳迪道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先吁至有恒 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
可怪聞善而驚為辭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
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度釋詁文無億
者謂不億度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
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
以秉法守度解之不失言有恒也 傳淫過至為戒 正義曰
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
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樂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
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傳于求至戚之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人意古人戒之　傳咈戾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爲戾彼謂戾很傲此謂戾其下故詳其文　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疏 禹曰至乃功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荅禹曰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

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
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其言者
九功之言也　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
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
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
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
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
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
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
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
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
不爲縻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 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叙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 傳休美至而已

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勅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上能生殖穀爲養育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所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者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揔朕師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揔我衆欲使攝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猒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之言，己不堪揔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罪實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說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皋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禪之言皋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知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二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爲舍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皋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皋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已讓皋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帝曰皋

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也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羙

疏帝曰皋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傳雖或至勉之 ▲正義曰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過至之義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據其在上御衆於其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皐陶歸美於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已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二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

疏 帝曰來至不再 ● 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邦謂盡力於溝洫

治

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
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數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
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
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
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
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
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
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正義曰此言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
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
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
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
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
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
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
人美其賢者以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
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
釋詁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
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
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
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 傳自賢至衆
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
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
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
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
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 傳丕大至天子▲正義
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
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
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
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云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
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 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
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
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　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　傳民以至
而立　▲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可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　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　傳所謂至於一十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

禹拜稽首固

辭再辭曰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

【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毋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太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由筮者舉重也 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

爲斷也是後將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
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
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謀巳謀
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
卿士庶人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
違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
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
者合從然後命故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
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
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毋言毋言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
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
毋猶今人言莫也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　傳順舜至行之▲正

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

民棄

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疏帝曰咨至有勳 ●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弃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 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之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繼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有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於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侯之貌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戎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 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違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
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
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
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
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
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庶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示實主不復用武然於文

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瞽亦允若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諴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先服之例去京三旬至苗格　疏正義曰禹既誓於

行二千五百里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

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

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

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

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

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舞且

賢御之未遠也　傳旬十至生辭　▲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

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路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其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則吾不知矣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吾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 傳慝惡至頑父

▲正義曰慝之為惡常訓耳

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欲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其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傳諴和至易感 正義曰諴亦諴也咸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習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茲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

皆俱言難咸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　傳昌當至整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　傳遠人至來之　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　傳干楯至武事　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閒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敎爲文也 傳討而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以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矣起言汎者以武侯恃險言武以懼之耳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皐陶謨 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 [疏] 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皐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禹拜昌言曰俞以皋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皐陶曰吁咨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 傳亦順至之則 ▲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 傳迪蹈至其政 ▲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使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illegible]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謨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 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 傳言慎至此道

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文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皐陶曰

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德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皋陶曰都在至孔壬 ○正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從當作徙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故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傳哲智至歸之 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 傳孔甚至放之 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其亂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

【疏】皋陶至采采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皋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

傳言人至可知 ▲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皋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按九德上九字言人之性下九字〔言〕其〔行〕[illegible]　和柔而愨有節 [illegible] 正直 [illegible] 失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爲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何　問九德品例

皐陶曰寛而栗　性寛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慤愿而恭恪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爲毅　直而温　行正直而氣温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禹曰至吉哉　●正義曰皐陶旣言其九德禹乃問其

品例曰何[illegible]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愿慤而能恭恪也治亂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 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 ▲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殺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傳彰明至之善 ▲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疏 日宣至其凝 ●正義曰皋陶既陳以有六德擇而官之此又

言官之所以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

傳三德至大夫 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文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意故後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註]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 傳有國至諸侯 ◆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命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撫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 傳翕合至在官 ◆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内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以人使行之故言合與而用之其實天

有大也

子亦備九德能任用三德六德之人皆有德能之士並在官矣乂訓為治故云俊德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　傳僚工至無非　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　傳凝成至皆成　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敘有典勑我

五典五惇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皐陶旣言用天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敎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懼○一日二日之

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
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
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
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
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勑正我父母兄
弟子五常之教使五者皆惇厚哉又次叙爵
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
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辯以常禮當使同敬
合恭而和善哉又以天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
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
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
勉之哉　傳不為至之常　▲正義曰所者禁戒之辭
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
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
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傳

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　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是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此者皆出天然

是爲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承天意勑正我
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
之教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内故以天下
言之　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云
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
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
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
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
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
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
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
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
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
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
民也此經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合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

不可不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朕以允德於古道以下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言日用此言致可以立功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

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也●皋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者惟贊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豈非己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傳言天至敬懼 ▲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畏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知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

傳言我至之言 ▲正義曰皋陶自言可致行事[illegible]致可[illegible][illegible]謙知其自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
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云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讓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徒亦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